



【非虚构写作】

店主的日常

□王秋女

三毛师傅

问了好几位路人，终于找到这间位于老巷子深处的“三毛理发店”，一进店，年代感扑面而来，尤其是那把老式的理发椅，油漆斑驳，上面的垫子不知道补了多少次。三毛师傅拍拍靠背，说你们别看旧，扎实着呢，底座有两百多斤重。这把理发椅是师傅传给他的，要知道，三毛师傅今年75岁了，而这把椅子，则有八十多岁了。

75岁的三毛师傅穿着白大褂，头发焗得乌黑，腰背笔挺，精气神十足。他说自己坚持天天开门做生意，即便是过年，也就是年三十那天早点关门、大年初一晚点开门而已，平时六点半就到店了。我说理发店一般不都等到十点左右才开门的吗？三毛师傅说那是做年轻人生意的理发店，来这儿的，基本是老人或者小孩，老年人起得早，有些晨练完了就绕到这儿剪头发，也有在隔壁早餐店吃了碗豆浆就过来的……

我问那您准备多久退休呢？三毛师傅刚想答，门开了，进来位大爷，点点头，也不说话，一屁股坐进那把比他年纪还大的理发椅。三毛师傅也不多问，操起理发剪就剪。剪完头发，三毛师傅拧了把热毛巾，敷在爷叔的下巴上，然后再涂上厚厚的，一层刮胡膏，拿起一把雪亮锋利的剃刀，利落地刮起胡子来。大爷半躺着，眯着眼，一脸享受。

刮好脸，大爷站起来，看我们几个好奇打量的眼神，解释说：“我原来是这儿的街坊，跟儿子住搬远了，今天是特意倒了两班车过来的，现在住的小区旁边的理发店都没有刮脸的，好不容易找到一家给刮的，那个痛啊，还给我刮出血来！所以还是得认准三毛师傅啊。”

三毛师傅有些得意：“你看，我怎么能退休呢，不是我吹，全市没几个师傅有我这手艺的，做到不动为止吧，都是老客，坚持吧。”

一碗荠菜饭

我很喜欢去那间门头很小的“菜饭骨头汤”小饭馆，一头扎进去，里面热腾腾的热气将眼镜都蒙住了。

“菜饭骨头汤”，特色自然是菜饭，雪白的米饭，绿莹莹的菜沫，暗红色的火腿，吃一口，有淡淡的荠菜清香。除了菜饭、骨头汤，还可以再配搭各色卤菜，有素鸡、大排、腊鸡腿、蹄膀、狮子头等，最低价的是13元组合：菜饭+骨头汤+素鸡，豪华版是26元组合：菜饭+骨头汤+蹄膀，菜饭和骨头汤都可以免费加。这价格，实惠得不像一线城市的物价。

这是一间夫妻店，没有雇工人，店里就老板和老板娘两个人，老板负责做卤味、炒菜饭，老板娘则点餐、端菜端饭、收拾桌子。饭点儿客人挺多，老板娘快人快

语，动作麻利，眉眼间能看出年轻时的娟秀，只是神情有些郁郁，便是笑，也带着几分无奈。我们夸菜饭好吃，她才露出几分得意的神色，说这店要想开得长久，总归要有绝活。他们最初用的是传统青菜，但容易出水，炒出的菜饭黏糊糊的，试了很多种菜，最后才定下来用荠菜，一是荠菜不容易出水，炒成的菜饭粒粒分明；二是荠菜有种特殊的清香，大家都喜欢吃。说着说着又低垂了眉眼：“现在生意不太好啊！”我看着人来人往的小店，说生意不是蛮好的？老板娘说也就勉强维持吧，不过我们还算好的，你看旁边那些商铺，有些都关了。

我想到进门时看见店门口贴着转租广告，老板娘说转租广告也就这么贴着，当初贴广告一是觉得生意不好，二是打算回老家陪陪儿子，儿子今年高三了，一直在老家念书，从小到大就没陪过他，想着最后一年了，每天给他做顿饭吃。结果儿子说：“小时候你们都陪我，现在不需要了！”“谁不想在家陪着孩子，但在老家挣不到钱啊。”

“不过真关了的话还是舍不得，你看我这儿来来往往的，都是熟客，看见我贴着转租广告都劝我别关，说关了的话他们找不到这么好吃又实惠的地儿。房东也来跟我说，让我做下去，房租他给我减掉一点。”

有12个灶台的厨房

一间厨房有12个灶台，每个灶台都配了厨具、调料、一次性餐具，这不是哪间饭店的后厨，而是一间共享厨房。

我们到的时候，有位大叔正在切姜丝，他的动作并不是很熟练，显然平时并不经常做菜。他说准备烧碗红烧肉给儿子吃，外面买的太油了，也担心食材的品质和卫生，所以自己买了瘦肉来做。他的儿子因为白血病，在距离这间厨房几百米外的医院里接受治疗，化疗把一个大小伙子折腾得毫无食欲，难得说想吃红烧肉，做父亲的，自然要尽心尽力去满足。“希望他能吃一点，哪怕吃一口，也算没白烧！”大叔将烧好的红烧肉铲进保温盒里，盖好盒子，用外套裹住，往医院走去。

陈大伯是这间共享厨房的管理员，他说来这儿做饭的，大多是重症病人的家属。在这里，他看到过绝望，也见证过希望，重病面前，我们往往无能为力，但一份至亲至爱的人亲手烧制的热腾腾的饭菜，不仅能让病人吃得安心放心，能减轻家里一点经济压力，更让病人感受到家的味道、家的温暖，给病人家属带来些许慰藉。

这间厨房自开张后，一年365天，全年无休，陈大伯每天要等到晚上六点半才关门，有时来做饭的家属多，他会一直等到八点半才关门。我们感叹陈大伯这样坚持真不容易，他淡淡地说，再难再不容易，坚持下去，总归是有希望的！

(本文作者职业为展厅空间设计师)

【局域网】

人生不过是悲欣交集

□白湖

“最重要的事往往最难以启齿，因为语言会缩小其重要性；要让素昧平生的人在意你生命中的美好事物，原本就不容易……”这是斯蒂芬·金的原话，他也是写下“有些鸟注定是不会被关在笼子里的，因为它们每一片羽毛都闪耀着自由的光辉”的作者。

我引用以上的话，是想说，有太多重要的时候，语言是苍白无力的，更何况，像我这样一个笨嘴拙舌的家伙，一开口就容易说错话。当然不止是我。声名鹊起如李娟，在《我的阿勒泰》爆红后，也不得不为她在直播间里脱口而出的一句“一坨巨大的赞美”而发表声明，那不过是四川人的口头语，一坨人一坨猫一坨经验一坨悲伤之类。但是，请相信，真诚，真心，是真实存在的。

十月份，我要去南方参加侄女婚礼，从早春到早秋，我几乎逛遍了济南各大商场，除了精挑细选给侄女买礼物，也顺便给自己选一身出席婚礼的行头，终于看中了一条桑蚕丝连衣裙，长款，白底饰以红色小爱心，不抢眼，恰如其分的红，穿在身上喜气洋洋。第一次试穿没买，新款太贵。第二次，打8折，但那位服务小姐板着一张《爱丽丝梦游仙境》中红桃皇后的扑克牌脸，不得不让人回避三尺。

中间是炎热漫长的夏天。处暑后，再去逛商场，商家撤柜了！又跑到另一家商场，也撤柜了！去网上查，济南硕果仅存的一家在华山，太远了，又怕跑空，从网上搜来店铺电话，对方让加微信，一问，春夏款早没有了，但可以调货。我心底一阵狂喜，马上下单！微信转账过去，却显示“对方账户疑似身份冒用，为保障你的资金安全，暂时无法完成交易”。对方马上又发了一个商行支付码，我的心，一路跌宕起伏，从忐忑到欢喜到冰凉，这一刻，蹿出来的，已经是警惕心了。等等，万一是一骗子怎么办？我怎么就非得在一棵歪脖子上吊死？

刚好小区附近有一家旗袍店，旗袍店的店长笑容满面，热心无比，一听我吞吞吐吐说想买一件喝喜酒的礼服，呼啦啦拿出一件又一件旗袍，红的粉的白的绿的紫的金黄的，不住嘴地劝我试穿，又不住嘴地夸赞，“就是为你量身定做的”，我这颗脆弱的心，哪经得住她这样热情似火的夸赞，心一软，“好吧，那就买了吧！”

付了钱，一出店门，在日光下又看了一眼购物袋里的旗袍，红彤彤的花开富贵，实在太过鲜艳耀眼，以我一贯黑白灰的穿衣风格，这件太过华丽夺目的旗袍，我是万万没有勇气穿出去的，它大概只能压箱底。

我一番纠结，最后还是下定决心，信任对方，继续买了那件连衣裙，扫码付钱，第二天中午就到货了。秋日午后，天朗气清，路边的凌霄花像欢乐的小喇叭，我脚步轻盈地跑去快递点，毫不费力就找到了我的快递，一个皱巴巴脏兮兮的小黑袋子，打开，又是一个皱巴巴的塑料袋，我心中乱跳，我花了那么多时间买到的就是它吗？跟我在商场雪白灯光下试穿的那件飘逸的连衣裙相差太远了！

我的心，已无法言说。好比一笔糊涂账，就到此为止吧。

第二天，阳光依然绚烂，我将新裙子手洗，又怀着爱护的心，将它晾晒在阳台上，秋日的风轻轻吹过来，好像有魔法一样，这条裙子，被阳光照耀着，忽然清新亮丽起来，它好像

又变幻成了我第一眼看它的模样，我忽然眉开眼笑起来，就是它了！

一整天的心情都格外好，给侄女打电话，兴高采烈地说，我给她买了一套富安娜粉色四件套，特别漂亮，两个人聊了一通，买裙子的事却一句也没提。只是高兴，像喝了一杯新酿的葡萄酒，有微醺的甜蜜。

我的这一出丰富多彩的内心戏，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，对吗？可是生活，哪会那么简单。

那天晚上，我又接到另一个电话，我敬爱的一位大姐，她的老父亲下午去世了。老爷子在医院住了二十多天，经历了痛苦难言的插管、鼻吸、重度昏迷后，抢救无效。一时间，我像热气球一样高涨的心又瞬间蔫蔫瘪瘪。第二天上午在殡仪馆有一个简短的告别仪式，我放下电话，赶紧又翻开衣柜，必须得找一件黑色或深色素衣素裙……

第二天是周末，天空灰蒙蒙的，和人的心情一样暗淡。我来济南，还是第一次去殡仪馆，坐车几乎穿越了大半个济南城，在城西接近郊区找到了殡仪馆，大姐他们已经等在场馆旁，白色黄色菊花包着黑色花艺纸，一束束堆在脚下。大姐一身黑衣黑裤，盘着发髻，一脸憔悴。我与她双目对视，她的眼泪哗啦啦流出来，我也忍不住泪花闪烁。安慰的话竟然一句也说不出来，只与大姐轻轻拥抱。

斜对面，另一波等候的陌生人群里，有一位年轻女士，高高胖胖，挣扎着，放声痛哭，“爸爸！爸爸！爸爸！”直听得人心酸不已。周围四五个男男女女都拉扯不住她，她悲恸哭喊到近乎晕厥，几次三番，腿一软，就要跌坐在地上。人生最大的悲痛莫过于如此。一时间，我的眼泪又夺眶而出。

大姐眼眶红红的，只是落泪，恍惚地说：“我昨晚做了一个梦，夕阳西下，梦见爸爸一个人去爬山，我说爸爸回家啦，爸爸回过头朝我笑了笑，说不回家啦。我着急地问他要去哪里，爸爸指了指身后的山，一个人径直往山里去。爸爸是在梦里和我告别……”话没说完，又是大颗大颗的眼泪，滚滚而下。

不过两三日而已，我忽而穿着鲜艳喜庆的红裙子，忽而穿着暗淡的黑裙子，行走在人生的两端，心情也是一喜一悲，一欢欣一忧伤。想起弘一法师的临别绝句，人生不过是悲欣交集，我又一次无语以对。无论多么重要的事，无论是美好时刻，还是悲伤时刻，语言都不足以表达。只有一颗心，千回百转，汹涌澎湃，汪洋恣肆。

最近又在重看《红楼梦》，曹雪芹开篇写：“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！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味？”钟鸣鼎食之家，诗书簪缨之族，尚且如此，普通人的命运与人生又哪里逃脱得了是与非、悲与欣、聚与散、生与死的重复与轮回？

惟有释然，也惟有鼓起勇气，尽力去爱、去信赖、去尊重、去克服内心的惶恐与悲哀，山一程，水一程，春花一程，秋月一程，方才不枉来世间走一遭。有一首《悼叶芝》的诗：“靠耕耘一片诗田，把诅咒变为葡萄园”，自然，还要有这样的决心。

语言说不出的，就用行动去代替吧，给喜乐的人一份最真挚的祝福，给悲伤的人一个真心的拥抱，给身陷困境、失落、彷徨、无助的人一如既往的支持、鼓励、帮助，哪怕没有鸟的翅膀，也要在生命的长空留下温暖的印记。

(本文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)